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人生，需要给自己留点时间，去林间溪边，做回自然的孩子。地处湖南省宁乡市的青羊湖国有林场，安静清新，便是个不错的好去处。这回总算得空，便过来“玩耍”小住两日。

一日清晨，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山雾漫卷，细雨濛濛，微风习习。我戴上帽子打把伞，轻盈地徒步往山下走。

不到百步的转弯处，迎面遇到两位开车前往雪峰禅寺的问路人。一男一女，虔诚写在脸上，我自然而然地友善告知，到雪峰禅寺

大概需要一刻钟左右，还特意提醒，路窄、弯急、坡陡、天雨、路滑，车请慢慢开，雾会慢慢散，随即挥手告别。望着汽车远去，忽闻林中蝉鸣，陡然有了一种“蝉不懂禅，妄称知了”的自嘲。

再前行上百米，忽遇五只土狗。它们或许是在相约“晨练”，也许是在依例“晨会”。能这么早就在集体行动且自愿自觉，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勉强与“躺平”，让人肃然起敬。当然，这或许是我自作多情，毕竟狗狗的世界，我不懂。我的到来，对它们而言有些突然，故而，它们先是怯怯地看着我，而后，两两相望，不吠不吼。

顺着山道继续往下走，沿途便经过片片茶园与果园。茶园层叠起伏，满目青绿，果园里的蓝莓在薄雾细雨间若隐若现。行至半山腰开阔处，见到一处不太起眼的建筑，即青羊湖国有林场研学中心，是一个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据了解，该平台开设有森林防火模拟演练、科学观鸟、丛林夜探、“上春山·趣采茶”等趣味实践课程。在这里，人们可以亲手触摸树叶、近距离观察昆虫与静听林间鸟鸣，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在这里，富硒蓝莓、知青山茶、猕猴桃、奈李、葡萄、天麻以及森林迷宫、或清新绵润，或酸甜可口，或药食同源，或让你流连忘返。只要你愿意来，只要你来便是时候。

继续前行几分钟，邂逅早已有耳闻的野百合。野百合，散落在路旁山坡，懒懒的，无序的随意，感觉就是想咋的就咋的，不在意旁人的发现与关注，不在意路人的惊叹与赞美。自知留不住清风、守不住长空，而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于最荒凉处生，向最自由处开”，这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自信，是献给孤独行者的盏盏灯火。似乎也在提醒，“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再走个二十来分钟，山脚下便是天龙峡与兰花谷。两岸峭壁如削，瀑布声若雷鸣，溪水清澈见底，溪边兰花簇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浑然天成表现得淋漓尽致。据说，天龙峡与兰花谷上下有五六公里，沿溪而行、轻氧漫步，多是户外爱好者的夏日首选。

初秋清晨，个把小时的路程，四周浸在一片湿润的静谧里，草木清润，空气沁人心脾，惬意大抵就藏在这般不期而遇的邂逅瞬间与林间溪边。悠闲漫步自在行，无论是欣赏自然美景，抑或是回归简单生活，何须远觅，何须苦等？2011年成立的青羊湖国有林场，及笄之年，仍如雪峰山余脉一块未经雕琢的翡翠，清秀青涩，林家有美初长成……

山水走笔

电话:0731-82205305
Q:0:800083498
微信:长沙同城通
刊登资讯不出门 手机平台服务您

公告声明

拍卖公告

兹定于2026年9月9日10时起，在长沙国有资产交易系统(<http://gyzc.csggzy.cn/>)上，对位于长沙市望城区乌山街道旺旺中路8号教材库房屋(快递站)三年期租赁权进行网络拍卖。标的展示与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9月8日16时止。展示地址:标的所在地。有意者请于报名截止时间之前，缴纳竞买诚意金人民币8000元及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万元，登录“长沙国有资产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本次拍卖标的相关文件，并按相关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到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163号新时代广场北栋2301办理报名参加竞价。详情请电话咨询:19108480440(梁)。

湖南赛德拍卖有限公司

公告

湖南澎湃工程有限公司于2023年10月至2024年5月参与承建施工那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沅辰高速公路第二标段项目，沅青路面摊铺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内容已履行完毕，我公司承诺已完成本项目中所有农民工工资结算工作，如有农民工工资纠纷，均由我公司负责解决并承担一切后果。

特此公告。
湖南澎湃工程有限公司
2026年8月26日

下列证件声明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湘东家禽批发部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经营者为:葛胜根，注册号:4301113Ha316，声明作废。

季节深处

张建安

秋风掠过湘江河面，裹着清冽凉意，轻轻掀动我的衣角。

我静坐江边青石，目光落进粼粼波光——那光里浮着半生感慨，浸着过往释然，也映着未来期许，思绪顺着江水脉络，一头扎进遥远过往，一头探向苍茫未来。

江水悠悠，载着岁月沉淀，也映照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归途:从资水上游九洲塘出发，从农家书生到深耕文脉的教授，一生在乡土与都市、过往与未来间交织，根却始终深扎在湘西南邵阳那片红土地里。

记忆里的九洲塘，是资水南岸藏着的净土，如睡莲静卧群山之间。无繁华喧嚣，唯有农舍依水、田埂绕山，赧水顺着河岸流淌，清浅水声伴我长大。儿时赤足跑在江岸边，泥土沾着草木清香，偶尔踩碎几朵野花;看风帆船往来奔波，吆喝声此起彼伏;看渔民划木船撒网，渔网落水声混着渔歌，婉转悠扬;看炊烟从土坯房升起，裹着柴火与饭菜香，和晚霞一同落在河面，染得满河暖光。

那时日子清苦，温饱尚难，但九洲塘的一草一木，早已把对文字的渴望种进我心里——那是走出大山的念想，是从资江到湘江、从乡村到都市的起点。湘西南的红土地贫瘠却倔强，种出的稻谷带着涩味，却养出了坚韧的人。为凑学费，我天不亮便上山砍柴，镰刀割过灌木的声响，是童年最熟悉的旋律;放学后下河摸鱼，冰凉河水漫过脚踝，碎石划破皮肤也不曾停歇。夜里在煤油灯下苦读，昏黄灯光映着墙上的斑驳，蛙鸣虫声伴我至深夜。书本是通往外界的桥梁，文字是抵御苦难的铠甲，更是我蜕变的底气。

夏日午后，我和伙伴蹲在池塘边青石板上，以竹为竿、以针为钩，以蚯蚓为饵，静候小龙虾咬钩。时光慢得像池塘里的水，哪怕只钓得一只，欢喜也能漫过塘岸，冲淡生活的苦涩。傍晚，母亲摘来嫩绿的青菜，就着小龙虾煮一锅清汤，无繁复调料，却藏着乡土最本真的鲜香——那味道融进骨血，后来走遍千山万水，再难寻回。母亲在灶台前的身影、父亲滴进红土地的汗水，这些带着泥土气的温情，成了我文学创作的底色，也是我从小乡村到都市、从书生到教授的精神根脉。

后来，带着九洲塘的气息、资江水的滋养，我走进长沙的学府。初到都市，繁华与故乡的宁静格格不入，陌生的环境与口音让我陷入迷茫，甚至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湘江穿城而过，与资江遥相呼应，这座城的历史底蕴，慢慢消解了我的疏离。

在这份跨越时空的共鸣里，我褪去青涩与自卑，笃定了深耕文学、传承文脉的信念，从一介普通书生成长为蜚声学界的教授。我能在文学领域坚守半生，藏了故乡红土的滋养、长沙文脉的浸润。

江风渐大，吹起鬓角白发。抬眼望江面，波光里的垂柳与高楼，是都市与故乡的对照，也是我半生蜕变的见证。黄昏时节，我开始思索未来:科技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刻改变着生活，我既为这份便利欣喜，也担忧人文精神被稀释——怕乡土里的温情、骨血里的坚守，被时代洪流冲淡。

我构想的未来，是科技与人文共生共荣的未来。科技能拓展认知边界，却取代不了人文的温度与深度。就像我的文字，可借科技传得更远，让更多人看见九洲塘的乡土风情，我的半生蜕变，却始终离不开对人性洞察、对情感的描摹、对历史的敬畏。未来的文学或许会更换载体，但核心永远是对人的关怀、对土地的眷恋、对精神的坚守——就像九洲塘的山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始终滋养着一方人的心灵。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江面，镀上一层温柔的金。我站起身拍去尘土，目光愈发坚定——人生如季节轮回，深秋之后有寒冬，却也藏着来年的生机。从九洲塘的红土地到湘江边的岳麓山，我的一生始终与土地、历史、人文紧密相连。江水依旧悠悠，仿佛在诉说着我的蜕变与坚守，诉说着乡土与都市、过往与未来的永恒联结。

季节深处，藏着岁月的沉潜，也藏着未来的希望。



村庄是水绘的。

南方的春天，是雨水的天下，一场雨还没下完，另一场雨已在云朵里蓄势待发。惊蛰的雷声响起，农人披蓑戴笠，赶着牛，就着淋漓的雨水把稻田犁开，随着断断续续的吆喝声，冰冷的泥土又一次被唤醒，恢复了原有的湿润。

几天后，田埂上堆了新泥，是一锄头一锄头堆上去的，厚实，压得平整，上面还留有耙齿的印迹，那是些短促的线条，零乱，纵横交错，像是随意镶在某样东西上的纹饰。这样做主要是用来保水，也方便在上面种些玉米和黄豆。

从千沟万壑里流下来的水，汇入河流，经过一条条水圳前呼后拥地奔向稻田，随后顺势而下，从一丘流向另一丘。随着哗啦啦的响声，所有的事物都在水里复活，云朵像蘑菇一样冒了出来，山峦叠起一重，接着是另一重，瓦屋先支起垛墙，然后悬出屋檐，再然后盖上褐色的瓦片。水犹如一个画家，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村庄的轮廓。水蓄满后，一丘丘的稻田就像一面面平摊的镜子，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亮汪汪的，像是谁拿了条毛巾擦得干干净净。对着这些镜子，可以看到瓦屋边的鸡鸭牛羊，远一点的菜地，再远一点的河流上藤蔓掩映的石拱桥，桥上慢慢走过的老人和孩子。

这些，都是水的杰作。日子再往前走，水还会绘出更多的事物，一簇簇的禾苗迎风招展，在阳光下腾起绿烟，不甘寂寞的泥鳅，随着水花亮出了身子，黄鳝懒洋洋的，一动不动，田螺从硬壳里伸出了触须，露出雪白的肉。还有张牙舞爪的螃蟹，田埂上见风就长的玉米和黄豆。

那时候，所有的村庄都和我的村庄一样，是水绘出来的，明亮、鲜活，像浮在半空中的画卷。走在村庄里，触手可及的，是水的颜色，水的光芒。抬头低头，是水的气息，一丝丝的清凉，伴着一丝丝的甜味。风中流淌的，是水的声音，清爽，纯粹，不停地变换着旋律，像一首百听不厌的老歌。

我来到城市以后，偶尔以客人的身份回到我的村庄。那时候，双季稻改为了单季，早稻在村庄的辞典里，已沦为一个消失的词语。春雨过后，看不到翻耕的土地，闻不到熟悉的新泥的气息。田垄里，杂草肆无忌惮地生长。走在这样的村庄里，总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说陌生显然是过于矫情了，山还是那样的山，土地还是那样的土地，格局并没有改变。

那时候，所有的村庄都和我的村庄一样，是水绘出来的，明亮、鲜活，像浮在半空中的画卷。走在村庄里，触手可及的，是水的颜色，水的光芒。抬头低头，是水的气息，一丝丝的清凉，伴着一丝丝的甜味。风中流淌的，是水的声音，清爽，纯粹，不停地变换着旋律，像一首百听不厌的老歌。

我来到城市以后，偶尔以客人的身份回到我的村庄。那时候，双季稻改为了单季，早稻在村庄的辞典里，已沦为一个消失的词语。春雨过后，看不到翻耕的土地，闻不到熟悉的新泥的气息。田垄里，杂草肆无忌惮地生长。走在这样的村庄里，总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说陌生显然是过于矫情了，山还是那样的山，土地还是那样的土地，格局并没有改变。

只是田垄里少了那些亮汪汪的水，村庄不再是水绘的村庄，不再浮在水的光芒里，不再在水的光芒里摇摇晃晃，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瘫在卧榻上，进入了沉沉的梦乡，眉眼干涩，表情坚硬。这时，我的心里，就像眼前的村庄一样，空空荡荡。

今年“五一”期间，我回村庄里去。刚进村，就看到了田垄里明亮的水，在阳光下荡漾着波光，很多人正在弯着腰插秧。有人挑着一担秧苗放在田埂上，从箩筐里拿起一把秧苗，轻轻一甩，碧绿的秧把儿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落进水里，溅起高高的水花，荡开一圈圈的涟漪。一切又成了明亮的，天空、房子、山峦、菜地，似乎谁喊了一声，我的村庄翻了一下身，从沉沉的梦里醒来。隔着车窗，我仿佛闻到了水的气息，听到水在浅吟低唱。

我把车停在路边，和邻居们打招呼，怎么又开始栽早禾了呢？他们笑着告诉我，现在不同以往了，村里安排人翻耕好了田，种子、肥料和农药直接去村部领，这些都是免费的，不用花一分钱。片区的微信群里，有人专门负责技术指导，告诉你何时播种，如何育秧，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灌水，什么时候排涝。碰上不懂的，还可以打电话咨询。一家人种几亩地，不仅没什么成本，也比以往省心多了。

二哥有二十年没种早稻了，今年也种了五亩，他说，难得有这么好的事情，现在家家都种上了。

漫步在田埂上，插秧人一边忙活，一边说说笑笑。刚插的秧苗怯怯的，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好奇地打量着什么。水把它们的影子叠在我的影子上，像是一场预约已久的相逢，那么远，又那么近，那么朦胧，又那么真切。我从中窥见我的童年，我的父老乡亲，以及一个村庄的福祉。水，以它的柔软和明亮，唤醒了土地的灵魂，使时间忘记了当初的停顿。让田垄又回到了田垄，村庄又回到了村庄。

当晚，我睡在二哥家里。他早早地睡了，准备第二天一早起来插秧。屋子里安静得很，我躺在床上，却一直没有睡意。窗外，满天星光落在水里，反射回明亮的光芒，风送来潮湿的蛙声，似乎这声音也是亮晃晃的。我想起了六月，黄豆在田埂上筑起绿篱，叫了一天的蝉还没有停下来，像在等待夜晚萤火的回应。望不到头的稻穗沉甸甸的，由青转黄，稻子的清香飘满村庄，把人的心也填得满满当当的。

我想，等到那时候，我一定要回来看看。

忆乡愁 看振兴

第五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

邮箱: cswbsyb@163.com

主办: 长沙市委农村局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白鹤鸽

南山

黄材水渠弯弯曲曲卧在田垄间，像一道青灰脉络，串起沿路村落，把活水引向连片稻田。我守这条渠埂快三十年，每日往返十公里巡护，寒暑不歇。

暮春清晨，薄雾还没散，天光刚透出来，我已经踩在湿软的渠边泥土上。目光扫过渠壁青苔、闸口水位，总有一只白鹤鸽从田埂灌木丛里窜出来，落在前头几步远的石沿。这鸟配色干净利落:前额、脸颊、整片肚皮雪白，头顶、后颈是匀净墨黑，翅膀缀着几道醒目的白纹;最惹眼是细长尾羽，走两步便上下轻颤，像是同我打招呼。

春夏繁殖季，它的羽色更鲜亮。冬日背部浅灰，入春后黑羽透出一层淡蓝金属光泽，白腹干净如新雪。它们爱在返青麦田边碎步奔走，尾羽一颠一颠踩出节奏，叫声清清脆脆“机灵、机灵”，高低带着颤音，顺着渠水流水声散开。

“又来陪我巡渠了。”我常常低声自语。两三只白鹤鸽落在渠边警示牌顶，歪脑袋打量我。说不清是一家人，还是常年碰面的熟鸟，我们好似有了默契:我往前走，它们便飞一段落在前头等候;我蹲下身检查涵洞渗漏，它们就站近旁啄食泥地小虫，偶尔啄几粒散落草籽，捉到蚂蚱便跳上石块慢慢吞嚼。望着这小小的黑白身影，心里总松快几分，像多了个同伴。

盛夏日头毒辣，渠水晒得温烫，我寻老樟树树荫歇脚。白鹤鸽不会飞上高枝，只落在近地矮枝，安静低头用细喙梳理沾了水汽的羽毛。碎光从叶缝漏下来，落在它黑白分明的脊背，薄薄镀一层暖金。

寒冬北风卷过，渠水退落，露出黑褐色渠底。白鹤鸽缩起脖颈，蓬松羽毛抵御冷风，三三两两散在枯草、薄冰边上，不再成群。偶尔我兜里揣着早饭剩下的粥粒，撒在干燥石滩，它们会试探着小步靠近，啄两口便跳开，抖一抖被寒风吹乱的绒毛。漫长空寂的渠埂，有这几抹白影来回跳动，倒也不觉得孤单冷清。

渠道穿山过沟，沿路松动石块、疯长杂草、隐患蚁穴，半点不能马虎。铁锹清淤、石块填补渠缝、伸手探水流温度，这些活儿摸爬滚打二十多年，哪一段易渗漏、哪处容易堵水，我闭着眼都分得清。

有时白鹤鸽在滩地上急促鸣叫，声音比平日尖利。我虽不懂鸟语，却摸出规律，快步上前总能发现隐患:倒伏杂木拦了半幅水道、渠壁冲开小豁口。清理完障碍，水流重新顺畅流淌，回头便见它站在石头上反复啼鸣，“机灵”“机灵”，倒像在替我松口气。

傍晚我会开无人机航拍巡渠。落日把天际烘成橘红，渠面铺着碎金，从高空往下望，长渠如浅绸缠绕田野，一只只白鹤鸽是散落的小白点，贴着水面起落穿梭。

收工回到渠管小院，擦去一身泥尘坐在门槛看晚霞。白鹤鸽成群落在院墙、低矮桂灌，“急急留”“急急留”叫个不停，仿佛絮叨整日渠边见闻。我静静听着，大半光景都能猜出几分。几十年光阴，渠道翻修过几回，水涨水落往复，来来去去换了好几批守渠人，唯有这群白鹤鸽年年都在。我守一渠流水，它们伴我岁岁晨昏。

大美长沙

杨杉供图

移风易俗引领风尚

文明新风润泽城乡



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
长沙市文明办 宣

设计 星辰在线(长沙文明网)